

王二五

六十年风雨

MAYU Lao Shi Wan Feng Yu

命运曾让他们的青春紧密相连
生活的风浪将他们的人生冲开，又再合拢

郭小马 / 王大楠 / 陈茜 / 程裕华 / 陈晓元 / 嘉嘉

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六十年风雨

MAYU LiuShiNianFengYu

郭小马/王大楠/陈茜
程裕华/陈晓元/嘉嘉

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语：六十年风雨/郭小马等著. —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14.12
ISBN 978-7-5411-4000-6

I. ①马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10749 号

MAYU
马 语
LIUSHINIANYFENGYU
——六十年风雨
郭小马 等著

责任编辑 张春晓
封面设计 张 妮
版式设计 张 妮
责任印制 唐 茵
责任校对 王 冉 文 诺 韩 华

出版发行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50mm×230mm 1/16
印 张 20.5
字 数 300 千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000-6
定 价 3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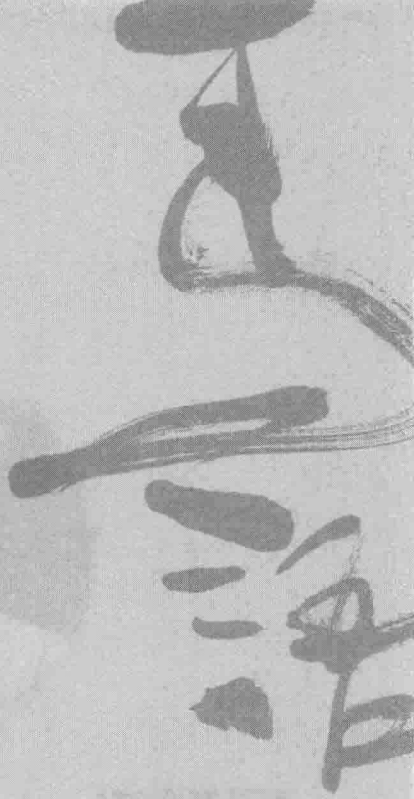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王诤

六十年风雨

目录

郭小马	…002
陈晓元	…062
王大楠	…120
陈 蔺	…178
程裕华	…222
嘉 嘉	…270
老兵仗剑，拔亦然，收亦然（代后记）	…322



温莎城堡

- 026 / 托尼的足球馆
- 032 / 雅各布的广告
- 038 / 玫瑰玛丽的小日子
- 042 / 中国同学会
- 046 / 奖学金的故事
- 050 / 访问学者老范和他的伙伴们
- 055 / 莲花街 649 号

华西坝的故事

- 003 / 地名的故事
- 004 / 校名的故事
- 007 / 围墙的故事
- 010 / 钟楼的故事
- 013 / 将军院长
- 015 / 瘸子院长
- 017 / 青蛙院长
- 019 / “右派”老王



郭小马自话

1954 年生于北京。

1971 年我支边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，落户在二师七团，那一年，我十六挂零。

现在我赋闲在成都家里，喝喝小酒，吹吹口哨，白发轻飘，已然六十挂零。

年轻时好奇，四下里打探，东张西望，南北闯荡，有苦有乐，有悲有喜，都是自找的。现时节平静如水，坐在摇椅上，置清茶一杯，再叼香烟一根，气定神闲，都是自创的。

再以手捧腹，慢慢摩挲，那里曾满腔热血，那里曾满腹牢骚，现在已融为一体，不再咕咕作响，于是我明白，可以讲故事了，于是我就讲了下面的故事。

华西坝的故事

地名的故事

成都有个很有名的地方，叫华西坝，不说尽人皆知，但凡在成都住了一阵的人，应该都知道。这华西坝有个奇怪之处，就是它虽然大名鼎鼎，但是都找不到这个地方，不像天安门，你可以指着它说，这就是天安门，明白无疑。成都这个华西坝，不论你到街上去，还是找来地图看，或者到地方志去查，都找不到它。

前不久有权威人士编辑出版了一本书，叫《成都街巷志》，记载了成都大小上千条街道的名称由来，演变历程，还有背后的故事。这书囊括了成都的全部大街小巷，有依然存在的，有已经消失的，书里也找不到华西坝。有首歌这样唱：“听说过，没见过，两万五千里呀”，说的是长征，这华西坝也是这样，听说过，没见过。

前几年文化产业开始火爆，大家纷纷把值得一提的东西翻将出来，精心打磨一番后，将其变为商品，然后冠以文化，加以出售。

成都有条街叫大学路，通长 800 米，也被打造了一通，街头街尾各立了一块牌子，说明此路的来历，其中有一句说，“1904 年，光绪三十年，英美传教士在此投资购房，俗称华西坝”，说且说矣，但语焉不详，且诸多可疑，洋人投资购房就叫华西坝，而且是民间俗称，何不称“洋人街”？于事不合，这大学路在城南，为何称华西，于理不通，将一条街道称之为坝，于情不符，这街

牌可能是敷衍塞责，也可能另有难言之处。

还是老君山一位得道高人解出了来历。原来这华西坝，就是因为当年洋人在此修建的“华西协和大学”而得名。华西者，“华西协和”的简称；坝者，周围附近也。通俗讲，“华西坝”就是“华西协和大学周围那一片”的意思，这是泛指，难怪你找不到。这一片是哪一片呢，高人在地图上勾勒出来，南起一环路，北抵锦江河，东起红星路，西止浆洗街，这方圆近五个平方公里的地盘，就是从前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区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华西坝”。

校名的故事

华西坝得名于华西协和大学，尚且如此家喻户晓，想来这大学的名头应该更加响亮才对，却又作怪，“华西协和”之称，恐怕除了专家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究其原因，其实也简单，因为这所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充了公，后来几经改名换姓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华西协和是由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教会组织建立的，始于1905年，原先只是个教会学校，类似于神学院。到了后来，学校主事的把科学的课程也搬进了学校，华西协和逐渐发展成综合性大学，传授自然科学，也传授人文科学，不再以神学为限。

华西协和的医学尤其了得，中国的现代牙医，疾病控制，临床医学等，都发源于此，不可小觑。相比之下，法国的传教士眼光就短浅一点，他们把神学院办在了人迹罕至的山里，鸟儿鸣，花儿香，修行可以，要想长久就不行了。所以华西今天还在，不久前还搞了百岁纪念，校园焕然一新，生机盎然，那边法国的上书院却早已成了瓦砾一片。

华西协和的“华西”二字，是“中国西部”之意，容易理解，这“协和”二字就有些文人的扭捏，按英文的原意，就是“联合”的意思，取几家教会联合兴办的意思。联合国的“联合”也是这

两个字，要是译成“协和国”，你想想，是啥味道？

不管怎样，“华西协和”当时位于中国西部边陲，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，为苦难的中国带来许多现代文明。除了推广科学，发展医疗外，还办了小学和中学，现存的小学路、中学路和大学路，都是当年民间为了方便，口传俗称至今的。凡事从娃娃抓起，洋人深谙其道。这还不算，还有育婴堂，专门帮助妇女和儿童，大概和今天的妇幼保健院相仿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有个加拿大华人到中国公干，临行前母亲给他一张照片，是母亲和襁褓中的他，背景上依稀可见“华西育婴堂”的牌子。母亲告诉他，这是他出生时照的，时间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，地点就是这里，成都某地的“华西育婴堂”。母亲拜托儿子，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。

这儿子也孝顺，公干完了，就从上海飞过来，在成都掘地三尺，一定要找到那个不知在何处的“华西育婴堂”。一开始他还是孤军奋战，后来翻来翻去的，动静大了，就惊动了“中加管理培训中心”，那里面有一群从加拿大取经回来的和尚。和尚们刚从加拿大留学回来，得知此事后，马上投桃报李，出手相援。和尚们带了那孝子翻江倒海地找，居然真的找到了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的“华西育婴堂”，不过时过境迁，那里已变成了一座食府，当年的“育婴堂”已不见了踪影。

成都是美食之都，餐馆见缝插针，四下林立，那孝子没看到原来的育婴堂，虽然稍有遗憾，但表示理解，忙着照了很多照片，千恩万谢地回去了。

成都原是个小城，自称穿城九里，可见其小，城外锦江河畔的华西协和按当时的标准来看，应该算很大。抗战时期，尽管说国民政府不抵抗，但全国仍然烽火连天，前线的大学纷纷搬迁。很多学者到了昆明，组成了“西南联大”，也有一部分到了成都，在华西协和栖身，这其中包括不少一等一的各界大师，如顾颉刚，陈寅恪等。华西协和以其独特的西方胸怀，礼仪周全地接纳了他们。

当然也有不少华西协和的传言，拿婴儿做实验啊，换头术啊

等，不一而足。这也难怪，国人当时何等愚昧，《封神榜》里有的是鬼怪，搬一两个下来附会凡间，没啥稀奇。

后来新中国成立了，举国欢腾，但华西协和却没有和大家一起欢庆新中国。因为美国在中国内战时站错了队，支持过老蒋，华西协和带有美国血统，就被划进了“敌产”，敌产充公，校园中的外国人等，无甚用处，就被勒令“滚回老家去”，华西协和大学从此消失，只剩下华西坝，因为在百姓嘴上难以根除，得以传承下来。

几年前有人在地摊上发现一本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，郭沫若著，书上盖有几个印章，大概是当年清理敌产时留下的。从印章上得知，华西协和充公后改的第一个名字叫作“华西大学”，简称“华大”，大概已是一家做主，就把表示联合的“协和”二字去了。

到20世纪50年代，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野心狼，中美结大了梁子，“华西大学”又改名为“四川医学院”，“华西”二字彻底消失，不让人联想到美国。

“四川医学院”简称“川医”，一直沿用到1985年，是继“华西协和”之后最为响亮的名头。在成都地界，你要不知道“川医”，那就要被低看一眼，被人误认为是外地人，这样老婆都不好找。不过“川医”之称，听起来有点地方性，让人隐约感到不过是个大型的县医院，为了强调其重要性，百姓往往称它为“华西坝的川医”，以示了得。

这“川医”虽然名头响亮，但命运多舛，反“右”，“文革”，自然灾害，一个都没有错过，五脏六腑都翻了一遍，苦不堪言。

后来，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迎来了新时代，大家怀念起老华西，就把名字又改了，还请邓小平题了字。这回的名字叫“华西医科大学”，历史、特色、级别，都反映在这名字里。

“华西医科大学”简称“华西医大”，托了邓小平的福，运相比“川医”要好得多。因为有了干扰，校园里的专家们可以像当年的华西协和一样，专心研究学问了，这是华西医大发展时期。洋人们看到华西重回正道，也很欣慰，渐渐也有人回来，怀旧，访友，切磋技艺。“华西医大”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远赴重洋，与美

国、加拿大各国的大学重修旧好，还与约克大学合作建立了“白求恩医学院”，地点在加拿大的多伦多。

国际国内，“华西医大”都顺风顺水，一片欣欣向荣。

好景不长，到了 21 世纪，虽说进入了新纪元，“华西医大”却寿终正寝，再次消失，变成“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”，邓小平手书的“金字招牌”也被取下，送进了陈列室。尽管如此，但华西人仍有一点“人还在，心不死”的味道，现在流行的叫法，就直接是“华西”，民间如此称呼，川大好像也奈何不得。

这么多的名字，听起来都乱，其实很简单，说的都是一件事，那就是英美传教士最初在华西坝创建的“华西协和大学”，简称“华西协和”，新中国成立后称“华大”，后来称“川医”，再后来称“华西医大”。现在有点乱，江湖人称“华西”，内部简称“川大华西”，官名全称是“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”，您记好了。

围墙的故事

华西协和时代，是没有围墙的，空气阳光，百姓人等，都可以随意进出。当时有个门，上刻中英两国文字“华西协和大学”，这门没有门扇，只是个标志，像山门一样，立在锦江河畔，随进随出，那时校园的界限也不十分明确，华西坝里星星点点，到处可见华西协和的建筑，其间也有竹林院落，炊烟袅袅，那却是民居。中西文化共存于校园中，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别具一格。

绿树掩映，红花摇曳，华西协和融在大自然中，不用围墙，洋人的建筑大都这样。

教学楼之间也没有墙，只有树，小路曲曲弯弯穿行其间，韵味十足。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，那里有墙，校园中心地带有个女生院，这里就有墙。女生院当然住的都是女生，外国人当然明白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，大概是出于对中国民俗的尊重，这里砌了墙，把女生与外界隔离开来。那墙砌得很高，青砖

白缝，很是讲究，不过沿墙一周都种了树，把高墙的肃杀之气悄悄掩藏起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“华西”变成“华大”时，政府建了条大路，今天称人民南路的就是。这路宽阔无比，把华西一剖两半，考虑到领地权属的问题，“华大”建起了第一道围墙，不过仍属君子墙的范畴，标明界限而已，并不防人。墙用青砖砌就，很矮，且是花墙，间隙之间行得马过得人，墙用金丝竹掩饰起来，隐隐约约，全然没有森严的味道。

到了“川医”时代，政局动荡，民风日下，这花墙就形同虚设，时不时有梁上君子前来，如崂山道士般穿墙而过，进到校园，见啥要啥，实在没有，风都薅一把去。有个小贼进来后发现一群螃蟹，在一个浅池里爬来爬去，小贼不识货，不敢下手，就叫来他爸。那老贼却见过些世面，知道是好东西，他也狠，手不留情，把一池螃蟹一个不留席卷而去。哪承想那螃蟹是用来培养肺吸虫的，老贼一家都着了道，死去活来，还不敢声张。

更有甚者，还有偷死人的。

校园里有一个解剖楼，里面有很多干尸，是用来教人体结构的教具。有天晚上，一个贼摸了进去，大概是初次光临，那贼不知深浅，进去见到大包小包的，满心欢喜，不及细想，捡了一个背好，转身飞檐走壁而去。回家后一验看，包里竟是颗人头，龇牙咧嘴，怒目相向，那贼顿时晕厥过去。醒来后从此不敢看人脸，最多看到颈部，就要装腔作势，战战兢兢。

还有女贼，专偷女生院的内衣内裤，发卡衣袜，不论粗细，偷了再说，弄得人心惶惶。有一回捉住一个，是个小女子，眉清目秀，不像个贼，但是当场捉获，她就是个贼。那时人穷气就大，也比较野蛮，不由分说一阵拳打脚踢，毫不怜香惜玉。打完之后，那女子已不成成人样，这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是百年身。小女子被送进了劳教所，从此不学好，“文革”时听说还组织过红卫兵。

校园被各路飞贼弄得天无宁日，“川医”决定改造围墙。花墙拆去，建起了高墙，这回是防人之墙，极高极大，墙头布满碎玻

璃，间杂些梅花钢刺，一片肃杀之气。

这高墙倒有些作用，起码让老弱病残的蠹贼们望墙兴叹，知难而退了。但天下之事难以预料，蠹贼被挡住了，墙头又出现一拨不盗之人，与“川医”纠缠不清。

那时每逢星期六就要放坝坝电影，花墙时代电影是免费的，随便进，随便看。后来起了大墙，“川医”就高估了大墙防人的作用，在大门口设了票房。坝坝电影要收钱了，票虽不贵，仅五分之一张，但那时的人都惜钱如命，尤其是小孩，不说讨不到钱看电影，就是给了他，也绝舍不得用来看电影。墙头于是人影闪动，出现了逃票的队伍。这逃票的与蠹贼有所区别，蠹贼进来后怕被发现，要往黑处去，逃票的则不同，进得院中就万事大吉，坝坝电影，你奈我何，所以大摇大摆，要往人多的地方去。

但“川医”还是担心有蠹贼混杂其间，就提醒保卫科的注意防范，不料保卫科会错了意，叫他防贼，他却防起了逃票的。有个姓李的矮子，下手最狠，因为矮，不敢与大人作对，李矮子专门逮小孩，逮住后又揪又掐，弄得小孩一身青紫。这李矮子揪掐手法据说有七种，都不致命，却让人痛得死去活来。平日里小孩带了伤回家，大人就要盘问，唯独周末带了伤，知道是李矮子所为，就懒得去问。

大墙不是障碍，墙下那个矮子才是麻烦，逃票的要仔细对付。开始时，逃票的都是先派小东西下去，见平安无事，大家才一拥而下。现在因为李矮子凶猛，逃票的就派了精壮的先下，一边震慑李矮子，一边接应后面的小东西，并且不逃，要等人到齐了，才整顿队伍，结伴而行，让李矮子再无可乘之机。

这样你来我往，一直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校门洞开，墙头平静下来，倒不是世事太平，而是大家再不用翻墙，直接从校门挺胸而入，谁敢拦我！李矮子怕逃票的前来寻仇，就胡乱加入了一拨红卫兵，弄个袖章戴上，以求自保的意思。往日的蠹贼也把红卫兵战袍披挂在身，大摇大摆，见啥拿啥，哪还耐烦偷。

那大墙有点形同虚设，被冷落在一边。

天意难测，这造反派渐渐分成了两派。都是保卫毛主席的人，

照理说应该是一家，但可能因为在保卫的办法上起了分歧，先是吵，后来就打起来了，而且越打越凶，不可收拾。

“川医”的大墙，这时又有了用武之地，上面捅开大洞小洞，做了枪眼，那大墙本身就成了掩体，高大结实，让人放心。

“川医”大墙外有家工厂，国营的，不知何故，同镇守“川医”的一帮武装中学生结了梁子，学生每天从枪眼往厂里打冷枪，打得厂里的人都蛇行鼠窜，弯着腰走路。

工厂不堪其扰，就从保卫科调了个老兵来，那老兵在朝鲜参加过战，是个狙击手。老兵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两天，一枪未发。第三天，学生们又来了，一共三个人，三条枪，先从枪眼往外看，好决定往哪里打枪。不料电闪雷鸣，老兵的枪响了，扑通撂倒一个；第二个还要发怒，挤到观察孔，不及看清，“啪”一声又吃一枪；第三个慌了，赶紧往下一蹲，那老兵早看清楚，下面贴地的地方还有个枪眼，一声枪响，一股血光，第三个也躺倒在地。

这三个人后来被埋在“川医”的钟楼旁，立了碑，称为少年英烈，到了“华西医大”时代，墓、碑都被夷为平地，不知去向。

“华西医大”是新时代，改天换地，气象一新，那大墙肃杀狰狞，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，于是又遭拆除，代之而起的是环校一圈的烤肉店，大盘鸡，炊烟缭绕。学子云集于此，觥筹交错，一片繁荣景象。

最早无墙，后来是花墙，再后来是大墙，最后商铺作墙，这是历史，您也记好了。

钟楼的故事

华西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，都是建校时期修建的，各有各，但名称却不可考了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便于称呼，就把这些建筑依次编了号，一共八座，都称作楼，其中三楼可能是以前遭了火灾，后来重建的，称作新三楼，六楼一直缺失，直到“文革”

前才重新建好。另有两座，一座是办公楼，是川医的首脑机关，另一座与办公楼东西相望，是华西的图书馆。

华西的楼有个特点，你一看，就感到它洋盘，明显是老外弄的。比如窗户，长方形，上面却拱个半圆出来；又比如四楼，顶上居然是个塔，教堂一般；还有一楼，二楼的门楼，用斗拱飞出来，上面的木雕，像鹰像雕又像鹦鹉，那东西的造型，神态，完全是玛雅文化那一路。但你仔细一看，这些楼飞檐高挑，木柱昂然，依然是中式的，没人说得清是啥原因。

这一群建筑中，还有鹤立鸡群的一位，你猜得对，就是川医的钟楼。

钟楼建于1926年，是一个美国人私人所为。钟楼拔地而起，倚云而立，又用紫红染墙，青瓦做顶，还不挑飞檐，用的是汉唐风格的顶和檐，庄重，威严。钟楼顶层方方正正，四面各有一个钟面，四面佛一般，八方可见。

钟楼背后是个半圆的荷花池，像把弓，钟楼正好立在弓弦的位置，像一支弦上之箭。据说从前有风水先生来看过，说这个势不好，犯凶，让人在钟楼正前方挖了个长池，里面满种荷花。那风水先生说，这长池也像一支箭，但箭倒地而成，不在弦上，再种了莲花，就破了钟楼的凶势。

这风水先生恐怕还是有两刷子，钟楼屹立百年，历经战火、动乱，至今完好无损，照样庄重而威严地走时、报时。你说要不是那风水先生破了凶势，钟楼哪得如此平安？

钟楼是机要重地，因此大门常年紧锁，不让随意进出。但还是有小孩始终不明白那钟是如何走动的，他好奇，加上调皮，就从窗户钻进去想看个究竟。翻进去一眼扫千秋，钟楼里竟空无一物，只有盘旋而上的木楼梯，小孩顺梯而上，到了顶端，才赫然见到一架巨大的机械，大小齿轮，粗细弹簧布满一屋子，在那里咔嚓咔嚓地转动。旁边还有个磨一样的东西，是用来上发条的，小孩伸出手臂一比，上面的链条比自己的手臂还粗，小孩伸伸舌头，从此一生都敬重钟楼。

钟楼屹立在荷花池前，不是拿来摆饰，它是实用的，钟楼

就是一架巨大的自鸣钟，敲钟吃饭，敲钟上班，都要听那钟声。钟楼的钟声洪亮悠扬，节奏也很合适，不紧不慢，听着声音不大，但可以传得很远，不说声震百里，传到十里之外是可以的。华西坝那一片的居民大多不买钟表，一是当时穷，二来就是因为有这座钟楼。你不要看钟楼的机械都五大三粗，走时却出奇的精准，很多有手表的，都时不时要靠它来校时。

那时周边的婆婆大娘，都要给家人做饭，做饭的时间不一定都在正点上，听不到钟声，就要出门看钟。10点半，去买菜，11点半，打米做饭，全靠了那口钟，生活规规律律，巴巴适适。有不会看钟表的，就要向那看了回来的讨问时间，自己好安排家务。本来可以直接问的，又怕人家不说，就事前喊，张婆婆，你看钟啊，帮我看一眼哈。说好是帮看的，等看钟的回来，她再问，人家就只好不说给她了。

这钟楼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，走时、报时，公家百姓都离不开它。但是花无百日红，到了“文革”时候，这钟忽然哑了，变得悄无声息，也不走时了，指针停在10点10分，双眉竖立，一副怒相。

这时钟楼变成了红卫兵的广播室，四面佛一样的钟面上，都装了高音喇叭，天天吵吵闹闹，弄得钟楼烦不胜烦。

钟楼的怒相一直保持了三年，才慢慢舒缓下来，不过再次发出洪亮悠扬的钟声，却是在十年之后。

钟楼象征故乡，现在的城市、乡村，建得来千人一面，走到哪里都不是故乡，对华西坝的人来说，只有见到这钟楼，才算见到了故乡。

现在成都也建了几座带钟的商品楼，也敲钟，钟声是那种电子声，嗲声嗲气，要死不活的。